

一夜失眠,连续看完三部电影,依然未有困意。闭眼躺在床上,想起多年前,首都三环边一条叫十里堡的并不宽阔的路上,那所院子里奥运前夕的时光。足足半年,几乎每一个夜晚,都用打字或者看电影的方式度过,却不是孤寂的笔耕,而是,左邻右舍亦有打字声传来。或者午夜时分,走廊里踩过散碎的脚步,方向是尽头的开水房。有人与我一样,用咖啡或浓茶佐以不眠之夜的创作,直至窗外的天色泛白。灯火渐次熄灭的清晨,才是鲁迅文学院最为寂静的时刻。

贪恋夜晚的不眠,这让我有种莫名的充实感。十多年来,总是竭尽所能地让自己在应该睡觉的时候醒着,写作、阅读,或者看影片,直到困得眼皮打架,才倒头躺下。积累下来,便是常年缺觉,好处是,因为迫需,于是每每睡得深沉,不容易做梦。然而,少梦的睡眠,因踏实,而少了想象,那几个没有任何感知的钟头,如患了间歇性失忆症,每每醒来,竟有失落感,仿佛虚度了一段生命,心里滋生出些许追悔莫及的微痛。

睡眠,便是一段又一段时间的莫名荒废,而没有梦的睡眠更是让我恐慌。至今记得小学五年级时经历的一次地震——事实上并非记得,而是,不记得。好吧,至今记得小学五年级时经历的那场我并不记得的地震——很拗口的句子,但我想,这是我需要的,并且能够相对清楚地表达我内心那种无以表达的恐惧的句式。

地震发生在半夜,因为震级不大,又因为少年贪睡,错过了。第二天早上,母亲说:昨夜地震了知道吗?

我睁着眼睛努力回忆,脑中却一片空

从我记事起,家门口就有一个石碾子。依稀记得碾盘的直径长达3米多,圆形的盘面足足有20多厘米厚,青色的底盘好大好大。碾盘上卧着一个笨重的碌碡,它像一位粗陋的壮汉横亘其上,粗糙而均匀的纹齿是用鏊子鏊出来的。碾盘中心是一个直径10厘米左右的孔。孔内上下贯通,安有一根和孔一般粗细的木桩,也就是碾柱,粗壮的碾柱深深地埋入地下。碾子上有拨枷和四条梳组成全包式,将碌碡稳稳地箍在拨枷里,如果用人推碾子,就可以在前后都安上碾棍,两人一前一后同时推动。

春粮食是一件体力活,需要几个人通力合作,转动的碾子将粮食一边碾压一边搓揉,没有彻底去壳的麦子一次次地被搓揉,直到脱掉了麦壳,麦子中的土疙瘩也在碌碡一圈圈的重荷下粉身碎骨,这样原始的工艺却能保护麦子不受伤害。转动的碌碡将麦子不断挤压出来,在碾盘边缘形成一道弧形的屏障。母亲用力将簸箕向上抖,簸箕内的麦子就在空中形成一道弧线,那些麦皮、麦草秆就会乖乖地顺着风势溜出去,母亲再蹲下身将小石子、土疙瘩之类的杂质拣出来。母亲用簸箕一簸箕一簸箕地将簸出去,一口袋粮食就这样在母亲飞扬的弧线中被我们重新装进口袋。

村子大小有几十户人家,因此碾子常年不得休息。临近年关,乡亲们都着手准备年事,辣椒面必不可少。拣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母亲将择好的辣椒剪成节短,在锅里滴几滴清油,放入大铁锅中文火翻炒至辣椒的辣味和清油的香味充分融合。辣椒鲜红发亮,红艳艳,油亮亮,满院子弥漫着阵阵鲜香,这是新年来临的第一个信号,我们这些顽童便沉浸在对新年的憧憬中。母亲将碾盘用抹布擦洗干净,将辣椒倒上去。这时的我挺喜欢推碾子,一则因为辣椒量少,推起来轻松;二则因为那幽幽的香味诱惑着我,小孩子的晚饭馒头蘸辣椒水,推起来自然特别卖力。接

生而有梦

薛舒

白,与此同时,身上传过一阵过电般的颤栗。13岁的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倘若这是一次震级强到足以致命的地震,那么也许,我已经在无知无觉的睡眠中死去。也许,我该为没被震醒而庆幸,倘或是死,也会死得没有痛苦吧?然而彼时,幼小的我却忽然为自己的贪睡感到更为剧烈的恐惧。

几年前,参加一次笔会,文友给大家做一道心理测试:当你独自在原始森林探险时迷路了,而你所带的食物和水也已消耗殆尽,而你可能再也无法走出森林,死亡的概率远远大于活下去,此刻,你必须抛弃身上所带的累赘物品,只允许留下一件。以下几样物品,你会留哪一件?地图、雨伞、存折、相机、书。

选择地图的人最多,理由是万一有希望走出森林呢?地图是指引方向的。也有人选择雨伞,他们认为,在险境中,雨伞权可充当自救工具。有一位女孩选择了书,她说,反正要死了,读着自己喜欢的书,慢慢等死吧。所有人都笑了,一个浪漫得有些不真实的女孩。没有人选择存折,在原始森林里,存折是废纸。而我,选择了相机。既然是死,就把生命最后时刻的经历拍摄下来,然后把相机挂在脖子上死去,也许多年以后有人走进原始森林,发现相机里记录的一切,人们就会看到一部非虚构历险剧……有人问:生死关头,

你还有兴致拍照片?我回答:此为“绝望”,而非“兴致”。

是的,那是成年的我做出的选择,是因为明白了生存的不易,亦是了然于死亡而少了恐惧,于是愿意把死亡的过程记录下来。我想象着,人们争相传阅一部叫作《死亡》的相册,相册里的主人公,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早在多年前,作者预见了自己的创作在未来引发的轰动和延伸话题,所以,她未卜先知地选择了相机。

选择地图或者雨伞的人,是对“生”抱以不容置疑的希望的现实主义者。选择书的人,从未让自己活在现实中。选择存折的人,也许是永远不敢坦然面对死亡的贪婪之人。而选择相机的人,具备冒险精神,自虐而又自恋,这个人连一分钟都不肯虚度,她希望知道自己每一分钟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及至死后……当然,这都是我并无根据的分析,而非心理测试标准答案。然而,那也确乎是我对自己的认识,生命是一场又一场梦,那些白昼的梦、黑甜的梦、肌肤的梦、灵魂的梦、当下的梦、未来的梦,那些在漆黑的死寂中持续设造着的梦,组合成了我的人生,如此而已。

终于明白,为什么从来不喜欢无梦的睡眠。生命有限,梦却没有时空边界,那些碎片般的梦也许毫无意义,但我依然愿意充分地造梦,不荒废每一分钟哪怕是睡眠中的时间。我总觉得,梦是一个“先知”,它会告诉你表象之后的内在,一些你自己都无以察觉的欲望,一个想念至深的人,一段封存多年的爱情,一份羞于示人的追求……这一切,都表示你还有强盛的生命力,所以,你就必须——生而有梦。

家的媳妇又生了一个女子;谁家的男人经常往那个女人跟前凑……

我上初中了,推碾子的次数逐渐减少,初三那年一次周末回家却发现碾盘一分为二,听母亲说是自然断裂。没有了碾子,人们都只好将一袋袋麦子用水来淘洗,再拉到别村去磨。

如今,碾子早已不知去向,碾子边长大的孩子们为了谋食也星星般洒在了不同的城市或乡村,搬迁后的村子被一片树林代替。那个喜欢站在碾子边上窃窃私语的婶子已经白发苍苍,步履艰难……

碾子,宛若一位耄耋老人,静卧不语,它见证了黄毛丫头从踉蹌屙屙中由青涩走向成熟;它听过农人喜悦的切切交谈,它接纳过村妇委屈的泪滴;它见证着农人们丰年的喜悦和灾年忧郁的眼神;它饱尝辣椒的幽香、凉粉的清爽;它见证了村人的辛劳、挣扎,吞尽酸苦,咽下悲愁,它和村子一起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原来,陪村子一同老去的,还有这记忆中的碾子!

碾子

新秀萍

下来的日子,碾子就穿着红艳艳的衣裳整天不停地转动着,我常常陶醉在从院外飘来的辣椒幽香中。等全村人家把辣椒面都碾完,就到了年根了。人们又开始碾凉粉。做凉粉需要提前用水浸泡荞麦,在碾子上一遍遍反复碾砸,直至碾子上成了白花花一片,回家后母亲用手在案板上使劲揉搓,用布袋子将碾碎的荞麦包住,在瓷盆中用力搓洗,洗出白亮亮的水汁,将这些精华汁水倒入锅中搅拌,母亲把我们

对年的期盼搅拌进滑爽酸香的凉粉中。这阶段,碾子周围就又成了全村的中心地带。男人们端着一个洋瓷缸,嘴里叼一袋旱烟,三个一群五个一堆蹲在不远处的墙根角闲谈。妇女们将针线筐箩也搬到了碾子周围,围在一起纳鞋底,东家东西家短地絮叨着:谁家的姑娘订婚了;谁



喜迎二十大

汤青 摄

华亭风

唐西林书

秋日番瓜满厨房

陆金美

秋分那天,孙女闹着要吃番瓜饼,我说,爷爷去超市买。妻子嘴一撇:番瓜还用来?明天我回一趟老家,到舅爷爷的菜园摘几个回来。

番瓜,就是南瓜,老人家叫它番瓜。记忆中番瓜对土地要求不高。初夏时,只要在田边、十边地、菜园里随便埋下几粒种子,它就随遇而安,生根发芽,长出藤蔓,到了6月长长的瓜藤上就开番瓜花了。我们背着书包,对着田边瓜藤上开得像小喇叭似的金色的番瓜花指指点点,随后背诵课本里学过的“红米饭,南瓜汤”的课文。不久藤上就结出诱人的嫩小番瓜,藏于瓜叶下,有圆有长还有扁的。嫩瓜的颜色是青绿,到了秋天成熟后,番瓜呈橘黄色。

第二天一大早,妻子乘车回了趟老家,带回五六个外皮有青有黄的大番瓜。晚上趁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的时间,我郑重其事地指着厨房里的番瓜对儿子说:这

堆番瓜是你妈从老家带来的,如果我们不认真品味享用,就对不起你妈背回来的辛苦……儿子打断我的话:不就是尽快把这些番瓜消灭,免得堆在厨房占地方吗?从明天起,咱家就以番瓜为主食。

妻子率先露了一手,她挑选了一个外皮青的番瓜,用刀切开三分之一,然后用保鲜膜封住不吃的番瓜切口。再把吃的番瓜洗净,置于案板,笃笃切成不大的块子,放入锅里翻炒片刻,加水、大火煮沸,然后下手撵面,面熟后,南瓜和面的混合香味让人垂涎三尺。这道风味手撵面,完全颠覆了两个孙女厌食的习惯。她俩一口气吃了两小碗,撑得肚皮圆鼓的,不停地说好好吃。

我看见妻子用番瓜做的番瓜粥、番瓜饭、番瓜汤、番瓜糯米面饼、清炒番瓜丝等花样百出的别有风味美食,自然也想露一手,用番瓜整出点好吃的,给家人换换口味。一番深思熟虑后,决定做蒸番瓜片:

挑个老番瓜切开一圈,洗净,将番瓜去瓤切成小块,上锅煮熟,起锅盛到盘子里金灿灿,吃起来甜丝丝的。我还把过去跟母亲学的老式做法用上,将青番瓜切成丝,用红辣椒炒,红绿相间,既养眼又开胃;或切成小块投入锅里煮熟,撒两三把小麦面,做锅番瓜面糊,素淡爽口……

没想到儿子和媳妇被桌上的百变番瓜食谱折服了,也想一显身手。他俩在网上找了做番瓜的食谱,重阳节晚饭做“长寿番瓜饼”:将蒸好的番瓜肉捣成泥,将泡好的蜜枣切碎,同剥好的瓜子、花生和核桃仁一起倒入南瓜泥搅拌均匀,便是长寿饼馅了。然后,香油和面,用擀面棍擀成圆圆的小薄饼,包上馅,放入刻有寿字的饼模里,用力一压,一只长寿番瓜饼就成了。经电磁炉烘烤后,外表金色,香浓可口,深得家人的喜爱。

番瓜也有很好的食疗和药用价值。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诸处亦有之矣”,具有“补中益气”的药用价值和补中益气、消痰止咳、降糖利尿的功能。难怪接连吃了几天的番瓜,我前阵子咳嗽的毛病也不治而愈了,气色也好了很多。

静夜如诗,清风悄然。我在院子里默默伫立,抬头望去,看到了一轮皎洁的月,一棵无音的树。

忽然,就在此时,在远方,谁人竟然吹响了笛子,笛声婉转而清越,回响着一腔悠长的思,倾诉着心中温馨的梦。

多日之后,这样的情景依旧会时常出现在我的思绪里。

真的,我喜欢婉转的笛声,笛声如诉,总是慢慢地引着一颗心步入到憧憬的情境中来。此时,不见纷扰不闻喧嚣,唯有彩云伴明月。

月夜恬静真如画,何人吹笛起清音。月光柔和如笛声,笛声婉丽如月光。有月,才映出了笛声的清响玉韵。有笛,才还了月的柔情思绪。时光无声仔细听,笛声萦绕韵轻轻。笛声是月光,也是清风,更是吹笛人的心事和向往。

都说是,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是啊,月是皎洁的月,笛是美丽的笛,静夜闻笛,怎不让人情思飞扬?笛声让知音者心中懂得:笛子倾诉了心灵的忧欢,心灵读懂了笛子的倾诉。

是的,笛子是属于心灵的,再没有哪一件乐器如竹笛这般和心灵紧紧相依了。一根咫尺的笛子,一点简单的装饰,几个普通的小孔,放在唇边,用手指轻轻按着小孔,轻轻吹奏,婉转而悠长的声音使动人心弦地飘起,滑而亮,美而清,吹奏出的是滚滚红尘里的深情之音。在陋巷,在闹市,在月下,在河边,在山上,在旷野,越是简朴之处,笛声就越是清晰而悠长。而在歌舞升平的奢华豪宅里,笛子便只做一个隐者,那是大隐隐于市的隐者。

也许是太不喜欢张扬了,在一个又一个日子的轮回中,笛子的名字都是清逸洒脱的代名词。其实,笛子也是入世的,它并不是不染凡尘的孤芳自赏者。相反,笛

松江,历史上因盛产四鳃鲈鱼被誉为鲈乡。四鳃鲈鱼的学名为“松江鲈鱼”,以地方名字命名,这在鱼类名录中仅此一例。

鱼米之乡,饭稻羹鱼。“松江鲈鱼”古今闻名遐迩,松江稻米也千年飘香。当年曹氏父子曾为松江在天下做了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广告。

据传曹操一次宴请时说:“今日高会,珍馐略备,所少,惟松江鲈鱼耳。”这是松江鲈鱼第一次被君王推荐到天下,后来又有张翰的“莼鲈之思”,苏东坡的“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使松江鲈鱼名贵又文化起来。

《崇祯松江府志》记载着:“香稻,其在松江者,粒小而性柔,有红芒、赤芒之。七月熟,以三五粒入它米数升炊之,芬芳馨美,谓之香子。又谓之香粳。魏文帝与朝臣书曰:江表闻长沙有好米,何得比吴中香稻耶?上风吹之,五里闻香。”这股稻香从此弥漫了大江南北,一路流传,如今松江国庆前成熟的“早香稻”依然散发着历史的清香。

江南好,好在稻美。民以食为天,稻米是主食,是财富,是美丽,有米是吉。唐朝起北方的文人很感慨地喊出了“江南好”,也许是他们因避战乱来到江南看到丰收在望的金色稻浪与安逸富足的乡村,也许是他们因尝到了江南鱼鲜美香而流连忘返。在那个时候松江的大米“芬芳馨美”已很出名了,已作为贡米年年运往长安。有史料记载:“唐天宝至广德年间华亭县大量稻米作为贡米运入京城长安。”松江的大米不仅美,而且产量也高,有史料记载“宋绍熙年间,华亭县亩产稻谷二

笛子有清音

王吴军

子者是红尘里积极生活、热爱生命的有情人。说笛子是孤芳自赏者的人是没有仔细聆听过它的清音。有时候,笛子的独奏真的如孤灯下的独自叹息、空山中的孤鸟之语,但是,如果让笛子参与集体演奏,它流畅的曲调,跳跃的音符,低沉的旋律,高亢的音韵,也可以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也可以如万马奔腾声铿锵。

这才是笛子的本色。

因着与音乐的缘分,笛子也是民族古乐器之一。闲时翻书,才发现笛子在古代称为“篴”。到了汉朝,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有“笛,七孔,竹笛也”的记载。远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人点燃篝火,架起猎物,围绕捕获的猎物边进食边欢腾歌舞,并且利用飞禽胫骨钻孔吹之,用其声音诱捕猎物 and 传递信号,于是,就诞生了出土于我国最古老的乐器——骨笛。《史记》中记载说:“黄帝使伶伦伐竹……斩而作笛,吹作风鸣。”以竹为材料是制造笛子的一大进步,一是竹子比骨头的振动性好,发音清脆,二是竹子便于加工。秦汉时期,已有七孔竹笛,并发明了两头笛。汉朝的蔡邕、荀勖和梁朝的皇帝梁武帝都曾制作过十二律笛,即一笛一律。

了解了笛子的前世今生,便又对我们的老祖宗多了几许的敬佩。

我不会吹笛,却喜欢听笛声的清音。很多时候,我总是在想,当我写下一行行从心灵中流淌出来的文字时,我应该是在吹响了心灵的笛子吧?

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心灵也是一支笛子,只要用心去吹响,就会有美妙的清音悠悠飘荡。

笛声婉转,那是人间美妙的清音,红尘有了这样的清音,足以让人情思萦怀,心怀澄明,能有这样的清音萦绕,真的是其乐何极。

鲈乡稻美

稼 穡

“三石”是当时全国水稻单产最高的地区。翻开明、清《松江府志》,物产里记载着“中秋稻”“红莲稻”“白花珠”“羊脂糯”“香稻”等五十多种水稻品种,其中一款:“箭子稻,其粒细长而白,味香而甘,以九月熟,稻品之最高者,即晚白稻而更胜。今海内共推江南晚米,此种尤第一。”能写进史志的稻品一定是好品种,松江稻品之多,品名之美,令人感叹。

一路稻花香今犹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松江农民陈永康培育出来的“老来青”水稻,优质高产,曾被推广到全中国。“老来青”外观、香气、味道都是稻中极品,还被外国友人称为“毛泽东大米”。“每个民族都强烈地依恋着自己的面包”,这款吃饭不用菜的“老来青”成了几代人舌尖上的乡愁。

如今有一个陈永康的同乡老陆,他一生从事水稻育种,所幸在他退休前的七八年间成功培育出好几个优质水稻品种,他的“松香粳1018”“松早香1013”等品种2015年以来连续获得全国与上海地区优质稻米金奖,最佳口感奖。松江的老一辈人说这稻米类似当年的“老来青”,香软可口。

稻米是最古老也是最秀气的主食。有人说松江稻美,美在品种,从四五千年前广富林到如今,乡土品种历代选育传承;有人说美在土地不老,精耕细作农家肥,几千年生态循环,如今种养结合,留得好土地,给予子孙耕;还有人说美是家庭农场制度培育出专业的好农人,热爱土地种出好稻,成就了我们的主食的美丽。

鲈乡稻美,又到“粥美尝新米”时。

天空的味道

杨福成

天空有味道吗?

如果有,天空又是什么味道呢?

很小的时候,我经常躺在草地上,看蓝蓝的天空,那个时候很饥饿,吃不饱是经常的事儿。

看着看着,我会闻到天空有棉花糖的味道。

那一团一团的棉花糖,软软的,甜甜的,世上再没有比这更美的味道了。

可我知道,那不是棉花糖,那是一朵朵白云,它们绕过树梢,绕过庄稼地,绕过小河流,绕过一个山包……

后来,我就循着棉花糖的味道来到了城市,看到了在学校门口,在芙蓉街,在黑虎泉旁……大叔大妈推着一辆破自行车,后面有一团大大的棉花糖。

我也曾经买过尝尝,但已经不是小时候的天空的那种味道了。

很多的糖,不是吃在嘴里才甜,吃不

到嘴里更甜。

在老家的院子里,妈妈经常把被子晾晒在太阳下。

炙热的阳光从天空奔赴人间,我喜欢钻在被子的夹缝里闻那酸软朗朗的味道。

这味道怎么形容才更贴切呢?实在是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啊。

为什么?因为它是天空的味道,任何词语都模拟不了。

常听老人说,天是一口倒过来的大锅。

这真是好啊,每个孩子都是贪吃的孩子,这口大锅里,有没有香油果子、酱爆辣椒、糖醋鲤鱼……

有的,很多个夜晚,我坐在房顶上,看一颗颗星星在忙活,它们有的烧火,有的和面,有的切菜,有的打水……

等一道道美餐摆出来,天空弥漫着香味的灿烂,真是馋人。

直到天亮了,还能看到一条鲤鱼,从东方跃出海面。

那美美的味道,是天空的味道,也是人间的味道,人生的味道。

列奥纳多·达·芬奇说,一旦你尝过天空的味道,你就会永远向上仰望。